

调查花心男友 女子蹊跷身亡



家人痛不欲生

4年前,她邂逅了一名大地近10岁的男子,坠入爱河的她不能自拔;他已婚生子却隐瞒真相,肤浅的谎言却一次次骗过善良女孩。今年清明节前夕,朋友一句“他早已结婚生子”让她痛下决心两次秘密求证。正与妻儿坐在饭桌旁吃早餐的“男友”做梦也不相信女孩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。这场欺骗和被欺骗的爱情在真相面前本该收场,但随后却引发了一桩蹊跷命案。

家人从没见过她男友

4月7日上午10时许,海南儋州市中和镇黄江村委会学山村年仅22岁的林五女,在深度昏迷两天后,离开了人世。林五女的离去,让人很震惊:好端端的一个人,怎么说走就走了?4月8日凌晨2时许,处

理完一些重要事情后,林五女的4个堂哥如约与记者见面。“我堂妹本来在海口打工,公司清明节放假,加上她一个好姐妹要嫁人了,她就回来了。”堂哥林其龙对记者说,“他们好了有4年多,但我们一次也没见过。”林其龙所说的“他”就是林五女的“男友”薛乐明(化名),今年30岁左右,儋州市峨蔓镇笔架村委会某村人。

“我堂妹听人家讲,那个男的早就有老婆了,而且还有小孩。”林其龙说,“她开始不相信,但还是决定去查证一下。后来发现他确实有老婆。至于他们见面后发生了什么,我们就不太清楚了。”

她不知男友真实姓名

22年前的一天,41岁的陈爱女挑着一担地瓜叶到中街和街上卖。在卖地瓜叶的过程中,陈爱女见到街边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女婴在哭。看到小孩可怜,便将女婴抱回家喂养。这个女婴就是后来成为陈爱女第五个孩子的林五女。

4年前,18岁的林五女已经出落成小姑娘。为了减轻家庭负担,林五女到儋州一家海鲜冷冻厂打工。打工期间,林五女经人介绍认识同在当地打工的薛乐明。涉世不深的林五女一人在外打工,薛乐明对自己的好让她很感动。不久,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。因为相处时间不长,林五女对于薛乐明的情况知之甚少:只知道他是儋州峨蔓人,没有对象,不知道他具体家庭真实情况,甚至不知

道他的真实姓名。在林五女的手包里,把薛乐明叫“阿文”。

男友始终不肯露面

与薛乐明交往一段时间后,林五女感觉自己离不开他了。林五女回老家看家人时,薛乐明的电话一个接着一个。林五女的异常举动引起了家人的猜疑。面对家人的再三盘问,林五女终于“交代”了自己谈朋友的事情。林家先是替林五女感到高兴,但随后又感到担忧:既然谈了男朋友,怎么会不知道对方姓什么叫什么,也不知道对方家住哪里,家庭情况怎么样。家人让林五女有时间带男朋友到家里坐坐。

对于林五女提出见家人的事情,薛乐明虽然口头答应,但一直没有随林五女前往她家。时间一晃就是两年,在村里人眼中,林五女与薛乐明成家是迟早的事情。“我堂妹是个性格开朗的女孩,村里的长辈都很喜欢她。她每次从外面回来,村里人都会问她什么时候结婚。”堂哥林伟赞告诉记者。

在当地,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,一般谈朋友的时间不会很长。林五女的婚事迟迟没有一个结果,也让家人和左邻右舍多了几分猜疑。2008年元月,林五女的四姐结婚,家人强烈要求林五女带男朋友来村里喝喜酒。林五女将家人的要求告诉了薛乐明,薛乐明很爽快地答应了。林家人满心期待地等着见薛乐明,可一直等到婚宴散场也没见到薛乐明的影子。

男友同村人说“他有老婆”

薛乐明的种种反常表现引起了林家人的猜疑,于是林五女多次提出要去薛乐明家里看看。薛乐明软磨硬泡,找借口打消了林五女的念头。

对于林五女提出的结婚的问题,薛乐明称,他大哥还在上大学,按照当地的风俗,哥哥没结婚,弟弟是不能结婚的。林五女只好盼男友的大哥早点结婚。

就在这个理由的背后,隐藏着惊天的谎言。记者了解到,薛乐明确实有一个大哥,但并不是在上大学,也早已结婚生子。林五女同村的好姐妹告诉记者,林五女曾经因为结婚的事与薛乐明争吵过多次,薛乐明因此还动手打过林五女。今年年初,林五女去海口一家海鲜冷冻厂打工,而薛乐明则留在儋州。尽管两人分开了,但双方一直保持联系,林五女也经常回儋州与薛乐明小聚。薛乐明经常用摩托车载着林五女在其老家附近玩,但就是不带她回村里。

此时,与薛乐明同村的一个好人告诉林五女的一个好姐妹,说薛乐明早就有老婆。林五女获悉后追问薛乐明,但他对此予以否认。

村里没“阿文”

今年3月底,林五女从海口回老家过清明,顺便给同村的一个好姐妹“送嫁”。同村的好姐妹一个嫁人,而林五女谈朋友却谈了4年多也没结果。再加上陆陆续续有人告诉她,薛乐明有

家室,林五女决定对男友“是否有老婆”进行查证。

林五女的家离薛乐明所在的村约20公里。4月2日上午,林五女在同村好姐妹林金妹的陪同下,一起到峨蔓镇笔架村委会。这时的林五女已经打听到薛乐明家的大概方位。两个女孩子一路问过去,终于找到薛乐明家所在的村时,竟没人知道村里有“阿文”这个人。

村里没办法,便给薛乐明打电话,说她就在他村里,让他立即回来。林五女与林金妹两个人坐在山坡上等了很长时间,只见薛乐明骑着摩托车匆匆过来。林五女提出要去薛乐明家,薛乐明把她们两人带到山坡上一处空房子里,说这就是他家,现在都没人住了。随后,薛乐明称他的摩托车是借的朋友的,马上要还,催促两人快上车离开。薛乐明把车还了以后,林五女提出要见薛乐明家人,薛乐明转身就跑,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两个女孩子见状,只好返回。

女子蹊跷身亡

4月5日,林五女决定再次前往男友家查证,如果薛乐明确实有老婆,两人就分手。

这一天早上6点多,林五女早早起床。出门时,她对家人说,她去看看就回来。

当日11时许,薛乐明用林五女的手机给她一个好姐妹打电话,说林五女快不行了,口吐白沫,让她赶紧转告林五女的家人,不然就将人扔在他村里的桥头不管了。

得知消息后,林五女的二嫂在同村一女孩的陪同下,前往峨蔓镇。随后,同村的另外两个女孩也追了过去。在前往峨蔓镇的途中,林五女二嫂等人又获悉,林五女被紧急送往三都镇卫生院。几人赶到卫生院时,林五女已经昏迷不醒。而薛乐明则在卫生院外转来转去。

后来林五女二嫂得知,林五女于当天早上7点多到达笔架村委会某村并找到了薛乐明的家。林五女的二嫂告诉记者,当时林五女看到的场景让她大吃一惊:薛乐明和一名女子带着孩子,一家人正在吃早餐,那名女子就是薛乐明老婆。之后发生了什么,林五女的家人就不太清楚了。

卫生院医生对林五女的初步诊断为农药中毒。由于医疗条件有限,林五女随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儋州市人民医院进行抢救。4月7日上午10时许,林五女因抢救无效离开人世。

“我们见到她时身上有多处伤痕,左眼淤青,颈部有道很长的伤痕,背部也受伤了,几个趾甲也几乎脱离。”林五女的家人向记者说,“好好一个人喝农药自杀,你相信吗?”

据悉,儋州警方已介入调查。4月8日法医对林五女进行了尸检。林五女致死的真正原因,仍有待调查。知情人士表示,薛乐明一家人已经不见踪影。8日下午,记者分别拨打了薛乐明的两个手机号码,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和印证林家人的说法,但两个手机均停机。

据《海南特区报》

ATM机故障 大学生盗42万获无期

何建贵和孟小月的儿子何鹏被媒体称为“云南许霆”。2001年,大学生何鹏在ATM机上,从只有10元钱的农行卡中取出了42.97万元,之后因盗窃罪被判无期。事情完全改变了这户云南陆良农家的生活轨迹,7年来,何建贵夫妇为儿子一直偏强地走在申诉路上。



给儿子申冤的同时,何建贵和妻子孟小月还得带上患脑瘫的女儿

54岁的孟小月站在北京大兴寿庄村口,她穿过混乱的村口,来到不远处的新发地蔬菜批发市场。在早市撤离后空荡荡的菜摊上,她捡到一堆烂掉半边的土豆,两个生蒜。这些连菜贩子都看不上的垃圾,是她一家中午的口粮。

“我的伢子(儿子)还在坐牢,我要把钱给他省出来。”孟小月操着一口浓重的云南话。她拎着一兜拾来的烂菜,回到村里花200元租来的简陋平房。她的丈夫,59岁的何建贵,正等着妻子回来做饭。任何关于儿子何鹏的话题,都会让妻子伤心落泪。“儿子是被冤枉的。”何建贵抽了一口烟,抬起头说。

儿子拿着一包钱回家

当年22岁的何鹏,拿着一大包钱匆匆回到家中的情景,8年来时时在孟小月眼前浮现。2001年3月3日晚上7时,何鹏背着一包钱回家,说是用自己的卡取出来的,后来就走了。到夜间他又打电话说卡丢了,叫母亲去农行挂失,第二天孟小月叫姑爷他红伟去帮忙挂失。

据法院查明:2001年3月2日,何鹏持只有10元钱的农行金穗储蓄卡,到设在云南民族学院分校的建行ATM自动柜员机上查询存款余额,未发

现卡上有钱,何鹏即按键取款100元,时逢农行云南省分行计算机系统发生故障,ATM机当即按何鹏指令吐出现金100元。何鹏发现这一现象后,两天连续取款221次,429700元。

3月5日,警察出现在何鹏面前。何鹏的被捕也一波三折。从2001年3月2日案发到2002年8月24日审理终结,整整历时1年零6个月,其间经历了“三抓两放”。2001年3月5日陆良县公安局以涉嫌恶意透支为名,将何鹏刑事拘留,3月12日因“未构成信用诈骗”予以释放。2001年4月6日,陆良公安局又以涉嫌盗窃将何鹏执行逮捕。2001年11月13日,经检察院取保候审予以释放。2002年3月11日,因“涉嫌盗窃”,再次由陆良县公安局执行逮捕。

2002年4月9日曲靖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,三个月后,以盗窃罪判处何鹏无期徒刑。何鹏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,2002年10月17日,被驳回上诉,维持原判。

事发后,40多万现金全部追回。直到今天,孟小月还在后悔:早知道当初这样,她就不应该为儿子办那张农行金穗卡。

如没意外,他会是警察

当年,何鹏还是云南省公安

专科学校的学生,案发时二年级新学年刚开课一星期。他的专业是经济侦查这个专业,当时很热门,父亲何建贵说,如果没有意外,何鹏毕业后有望分配到县公安局工作,最起码也能在当地派出所谋个差事。但是,一张金穗卡让何鹏身陷囹圄。

有一个谜底似乎只有何鹏本人才能揭开。卡上究竟有没有钱?一审法院认定卡内显示无余额,但是“儿子告诉我,实际上当时在查询时余额显示1后面有一串零。否则他不可能在7台不同的机器上都取出了钱。”按照律师陈维鏢的说法,如果确如何鹏所说,卡上有巨额资金的话,只能视为不当得利,并不构成盗窃犯罪。“或许当初何鹏认为,把责任推给银行ATM机故障,或能减轻自己的罪责。这反倒害了他。”陈猜测。

这个悬念伴随了何鹏7年。何建贵嘱咐儿子,无论如何,在监狱里不能再惹事了。由于表现良好,2004年和2006年,何鹏陆续获得了两次减刑。刑期相继减到19年零2个月和14年半。2007年底,何鹏在监狱中已经度过了5年。这一年,广东许霆案件的出现,给何鹏案带来了一线转机。

“他毕竟不是许霆”

同样和ATM机故障有

关。2006年4月21日晚,在广州打工的山西籍青年许霆取款171次,合计175万元,广州市中院审理后认为其行为构成盗窃罪,遂判处无期徒刑,后经广东高院发回重审,2008年2月22日广州中院再次开庭,并于3月31日重新宣判,改判有期徒刑5年。

两个案子极为相似。但是许霆获改判,而何鹏并没有实质的改判。

何鹏是在监狱收音机里听到许霆案件消息的。他随即给播报这条消息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写了一封信。信件后来辗转到了该台驻云南记者陈鸿燕的手中。

陈鸿燕后来来到监狱采访了何鹏。她说:“何鹏文绉绉的,态度很温和,他告诉我,如果开始有人提起这件事,自己会很难过,但是现在已经平静了。他责怪自己动了贪欲,感到对不起父母。”

“何鹏还强调说,当时在卡上,发现了一串零。”陈鸿燕补充说。但是法院的判决,根据当时的审理称,何鹏“未发现卡上有钱”。

意识到许霆的案子,也许关系到自己儿子的命运。何建贵和孟小月在2007年底来到了广州旁听许霆案。争议中的许霆案,在舆论关注下,从无期改判为5年。云南曲靖市政法委书记宋家美曾经专门给孟小月打电话,表示“在许霆案件之后,我们要请示最高法院或者最高检察院,争取给何鹏改判”。

不过随后曲靖中院和云南高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:宋家美的表态不代表法院立场。“何鹏毕竟不是许霆,许霆也只有一个。虽然何鹏更早,但是媒体关注完许霆,对何鹏就不再关注了。”何建贵说。

2008年4月9日,何鹏在狱中写了申诉书,要求对案件

提起再审。但是律师介绍,云南省高院一直没有答复。到现在,何鹏已经服刑7年。

今年两会期间,何建贵夫妇再次来到北京,希望求助人大代表,未果,随后滞留在京,给脑瘫的女儿看病。3月26日下午,何建贵求助于因杨佳案而成名的刘晓原律师,希望能再次就何鹏案件提起申诉。

刘晓原认为,何鹏的判决至今仍然存在不少疑点有待澄清。检察院的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,裁定书上都称“银行计算机系统故障”,刘晓原说,系统究竟出了何故障,为什么出故障,这是本案量刑的一个重要证据,但是相关资料显示,并未深究。

何建贵只拿到一张从卷宗中复印的云南农行信息中心的交易记录,记录只反映了儿子取款42万元的过程,之前有无存款明细体现在卡上,之后卡上的明细并没有反映出来。

刘晓原认为,如果是系统问题,应该输入金额和吐款是不符的,当时每笔取款最高限额是2000元,何鹏的取款记录多数是每笔2000元。但是记录显示,何鹏每一笔提取并没有异常。“似乎合理地推测,他的卡上当时的确有很多钱。”刘晓原说。

“许霆案子的判决有17页纸,而我伢子只有2页。”孟小月对此愤愤不平,她想以此说明,儿子何鹏的犯罪证据存在先天不足。

几乎放弃了一切

因为疑点重重,因为相信儿子被冤枉了。何鹏的父母踏上漫长的申诉之路,孟小月从2003年至今,无数次往返曲靖市和云南省各部门,近二十次到北京申诉,通过邮寄、当面递交等方式上交材料数十份。

她不识字,普通话也讲不好。一路打听,这些年几乎踏遍

了北京能找到的各大部委。一些深藏在胡同里的信访机构,她也熟门熟路,然后再乘坐公交车返回临时住所。

他们的二女儿、何鹏的二姐是先天性脑瘫患者,今年已经31岁,完全没有自理能力,留这个病人在家里不放心。孟小月只好把二女儿带在身边。他们本来住在条件稍好的小旅馆,但是女儿经常病情发作,把邻居吵烦了,被赶了出来,在大兴找到了这个栖身之所。

房间里,只有2张用砖头搭建起来的床。沉默不语的何建贵看看日历。到7月,就是何鹏30岁的生日。这个曾给家庭带来荣耀的大学生,最好的7年光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。

过去何家年收入5万左右,在陆良当地算殷实人家。这些年,为了给儿子申诉,何建贵几乎变卖了所有家产。何建贵原本开车搞运输,现在车卖了。孟小月原来操持4亩水稻,也完全荒废了。他们仅有的房产,去年到银行抵押了10万元贷款,用作儿子申诉的资金。一家人的生活,就是申诉。

“几乎放弃了一切。跟逃难一样。”何建贵说。

父母最近一次探视何鹏是去年底,监狱亲情会餐。何建贵说,过去何鹏在监狱做统计,去年8月,从6监区到了9监区,现在做手机电池,“比过去累了”。

曾经憧憬当警察的何鹏,早就完全放弃警官梦。在监狱劳作改造之余,何鹏修心养性,开始练习写字。何建贵说,何鹏在签署申诉书的时候,他发现儿子的字的确进步了。

何鹏当年曾经在集市上制止小偷时受伤,但是现在却以盗窃罪服刑。“我伢子不是坏人。”孟小月说。但是牢要一天天坐,一家人团聚的日子还远,想起这些,孟小月就心疼。

据《南都周刊》